

◇百业遗珍

挑花女

[安徽]丁杏子

见到房丽丽，是在望马楼村的挑花馆。

晴空澄澈，白云悠然，丘岗之间，天蓝色蔬菜大棚与层层油茶树相映成趣。婉转绵长的黄梅戏唱腔从窗内飘出来。木棚架前，房丽丽正埋头挑花。她头裹青白头巾，身着黑底白花、蓝印花风格的旗袍，左手托住布底，右手穿针引线。时而凝神思索，指尖悬停布面；时而飞针走线，丝线来回穿梭。案上半幅《春柳缠枝图》针脚细密，和手机里播放的黄梅戏电视剧两相映照，屏幕中韩再芬眉眼含笑，演绎着《挑花女》，手中同样铺展蓝白韵味的挑花纹样。

“这是韩再芬主演的《挑花女》，正放到小燕创办挑花厂这一节。”听见脚步声，挑花馆主理人房丽丽欠身招呼我。

望马楼村依偎香茗山余脉，南临武昌湖，是望江挑花的发源地。这项国家级非遗最初用于祭祀祈福。相传唐代罗隐隐居香茗山，劝当地女子改良工艺，将刺绣改为双面挑绣，以棉线棉布替代麻线麻布。挑花由此落地乡土，慢慢成为百姓的家居织物与民俗饰品。望江挑花曾三次装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，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三十年间我多次来望马楼村采访，遇见丽丽，却是第一次。

丽丽老家在山东郯城。年少时跟着母亲，看剪纸、扎花、做绣

球，耳濡目染爱上手工。第一次做成的十字绣被邻家姐姐买下，那份喜悦，她记了很久。嫁到望马楼村后，闲暇时她也常做十字绣。

一次在县城牌坊楼闲逛，一幅挑花作品撞入她的视线。“那幅《老鼠娶亲》一下子打动了。”白布之上，群鼠扛旗打伞、抬轿敲锣，万千情态全由针线织就，活灵活现。“那一刻，我决心要学望江挑花。”丽丽说。

她从仓库管理做起，学习选样、包装，跟着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世福苦练技艺。亲历好几家挑花企业的起落，她自己注册成立了若云挑花公司，却也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。进退两难之际，村支书陈松应找到她，请她回乡主持新建的挑花馆。回还是不回？几番思量，她终究放不下这门乡土手艺。

丽丽全身心扎进挑花馆，把乡村振兴、地域文化融入传统纹样，开发出迎客松、振风塔等二十个系列数百款产品。馆内墙面上，王祥卧冰、孟宗哭笋等挑花大图栩栩如生；展柜、柜台里，挂件、书签、夜灯、摆台等文创琳琅满目。

她和村干部带着挑花作品奔赴北京、合肥、黄山参展，让古老手艺走出山野。不少作品在全国乡村文化艺术展演中获奖，她还开通抖音账号，直播间收获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
秋日馆内安安静静，一对北

京老年夫妇专程慕名而来。老人看中挑花发簪，希望现场制作。丽丽取来簪子针线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。临走时老人没有还价，打包带走几十件产品。

小件尚易，大幅作品格外耗心力。一回外地客户一周内要货，丽丽连日加班，临近收尾才发现纹样出错。“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”望着耗费多日的绣品，她难过得落下眼泪。走到院外，冷风吹来，她打了个寒颤。次日天刚亮，她便坐回棚架，一针拆开错处重新挑绣。“就像出远门，无论走多远，总要留一条能回家的路。”针线，便是她心里那条回家的路。

我将要离开时，几位村妇送来做好的挑花钥匙挂件，再领走材料回家加工。我问她：“不怕大家抢你的饭碗？”丽丽笑了：“我盼更多人懂挑花、会挑花，愿意分享传承，手艺才能走得更远。”

返程路上，我点开丽丽发来的短视频。韩再芬围着挑花的丽丽边舞边唱。房丽丽说，今年五月初见韩再芬时，对方一句“你不就是我当年演的《挑花女》里的小燕嘛”，她会记一辈子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短剧

[河南]吴冰洁

车厢里闷得很。左边坐着个姑娘，右边是个小伙，都在低头刷短剧。我起初没在意，拿着手机看新闻，心里先嗤了一声：狗血，闹腾。可车开了一站又一站，左右两边歇斯底里的台词直往我耳朵里灌：“你这个贱人”“给我查”。

我斜瞥了两眼，剧情转得比地铁还快。这一集还没咂摸出味儿，下一集已经又哭又闹了。过了七八站，实在无聊，手指在屏幕上划拉了两下，下载APP，心想，我就看看是什么东西，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上瘾。

然后，上瘾了。当天竟刷到了凌晨两点。

闹钟响的时候，我正要把一杯红酒泼到恶毒女配的脸上。睁开眼，天花板白得刺眼。周围是熟悉的环境，小女儿在酣睡。六点了，该起床了。盯着天花板，我半天才想起来今天是周几，脑袋昏昏沉沉的。

我这才回过味来。一集两分钟，八十集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长，可我刷电影会困。这不叫偷时间，这叫抢劫。而且是明目张胆地抢。

有什么工作安排，没有任何头绪，脑子里还在过剧情：那个假千金到底什么时候被揭穿？我一边嫌剧情弱智，一边又替女主干着急。这种剧就是这样，你看它一眼，它就赖在你

脑子里不走了。

为了不让自己再堕落下去，我把短剧APP卸载了。可到了周一早上，地铁门一开，左右两边又是低头刷刷的人，连站着的都在看。车进站了，旁边人的屏幕正好歪向我这边，一个特写，男主在雨里跪着。我别过脸，骂自己：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还这样没出息。可手指不听话，又扒拉开应用商店，把APP重装了回去。

这一周，卸了装、装了卸，来来回回三四次。有时候嫌广告时间太长，在各个平台间乱窜，找免费资源。实在找不到，咬咬牙充个块儿八毛，一集两毛钱。心里安慰自己：不贵，比喝杯咖啡便宜。可一算总账，一周也花了五六块。倒不是心疼钱，是心疼时间。中年人最缺的就是时间。

周日下午，我发了条朋友圈，仅自己可见：“戒短剧第七天，失败。”想了想，又删了。

戒不掉就不戒了，别跟自己较劲。晚上我又点开新剧，音量调到一格，屏幕的光映在天花板上，一跳一跳的。

老公在旁边打着呼噜，我盯着那个“下一集”的按钮，手指悬了悬，最终还是按下返回键，关掉了手机。

这大概是中年人给自己的最后的体面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